

武夷山国家公园是首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。22日下午，习近平来到公园智慧管理中心，察看智慧管理平台运行情况。该中心综合运用智能化技术，实现了对公园“天地空”全方位、全天候监测管理，提升了生态保护能力。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，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推动了长

实现生态保护、绿色发展、民生改善相统一

汀水土流失治理、木兰溪防洪工程等重大生态保护工程，并于2000年推动福建率先在全国探索生态省建设。经过长期努力，福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。习近平指出，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，目的就是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，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

原真性和完整性，保护生物多样性。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，统筹保护和发展，有序推进生态移民，适度发展生态旅游，实现生态保护、绿色发展、

民生改善相统一。
——摘自《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
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》(人民日报, 2021年3月26日, 第1版)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刘少华

探秘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——

“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三江源”

严冰 陈嘉淇 张星翼

脚下，曾经光秃秃的草地冒出新芽；远眺，湛蓝的鄂陵湖与碧绿的扎陵湖波光粼粼，交相辉映。“这才是我心中最美的家乡啊！”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几十年的生态管护员公桑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他心中“最美的家乡”，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，位于黄河源头，有“千湖县”的美称。和青海果洛一起迎来巨变的，是辽阔的三江源地区。2016年3月5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厅正式印发《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》，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，开启了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新征程。北以昆仑山脉为界，南至藏区玛日杂扎寨山，三江源国家公园坐落在我国的西部青海省境内，包含长江源、黄河源、澜沧江源三个园区，总面积达12.31万平方千米。今年，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第5个年头。5年来，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成果斐然：野生动物

受到良好保护，“源头活水”惠及下游、造福四方，当地居民搭上特许经营制度的“顺风车”，日子越过越红火……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万成表示，三江源国家公园积极探索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共赢之路，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精准脱贫相结合。近日，笔者采访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当地居民，为您揭开4500米高原之上“生态保护奇观”的神秘面纱。

生态乐园失而复得

三江源国家公园这张名片上，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珍稀的野生动物了。每年7月，是藏羚羊产羔的季节。青海省三江源区的可可西里腹地变得格外热闹，藏羚羊群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产下羊羔。“现在藏羚羊的数量已经恢复到7万多只了，三江源的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。”透过电话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王湘国向记者骄傲地说道。1986年从青海大学农学系土壤农化专业毕业的他，可以说将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三江源。“1998年赶上气候变化，属于干热时期，黄河源头都断流了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略带苦涩的回忆。尽管三江源越来越好，但如今的王湘国还能清晰地想起这片生态乐园曾经“伤痕累累”的模样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由于环境恶化，牧民守着三江源头，却没有水喝。牛羊守着草场，却啃得一嘴泥沙。凶残的偷盗者盯上了浑身是宝的藏羚羊，情况最严峻时，可可西里藏羚羊的数量不足2万只。修复生态环境的重任迫在眉睫！转机出现在2015年，“国家公园”这个新概念正式落地中国。2015年12月9日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9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》。这一年，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先行者。国家公园是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，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、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。每一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，都是一座天然的物种基因库，更是一个缤纷多彩的生物乐园。乐园建好了，守乐园的人也赶来了。2016年4月，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，生态管护员们也陆续上岗了。登高山、钻丛林、清河道……生态管护员们采取“全面巡护+野生动物活跃点重点巡护+定期专项巡护”的方式排除着野生动物生存的隐患。“我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，保护三江源就是保护我的家。”今年39岁的公桑有些腼腆向记者说道。2016年，他当上了黄河源园区黄河乡斗江村的生态管护员，平日早上8点匆匆出门，有时要等到6点才能完成巡护工作。当被问及巡护过程中最难忘的事情时，这位淳朴的藏民一下子激动了起来。“2020年11月16日，星期一……”电话那头的公桑翻开了他的《巡护日志》，操着一口磕磕绊绊的普通话，将笔者带回到那个惊惶的下午。“下午4点左右，我们巡完山正准备回家，路上司机突然喊起来了。”公桑的语气越来越严肃，“那有匹狼！”在同伴惊呼之下，公桑这才发现路边小湖深处的一个冰窟窿里，竟然卡着一匹野狼。“那时情况太危险了，我们都没想到结冰的湖有多冷！”顾不上零下10摄氏度的气温，公桑扯下牵引绳，冲向冰窟。几人合力将牵引绳套在野狼头上，奋力向岸边拖曳。僵持40分钟后，公桑终于将野狼拽上了岸。冻得行动迟缓的野狼抖下满身的冰渣，才奔向了远方。“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野狼绝对不能被淹死。”说到这里，电话那头的公桑终于放松了下来，心有余悸地舒了一口气。尽管近年来野狼的数量有所增加，但在公桑心里，每一只野生动物都弥足珍贵。三江源国家公园内，像公桑这样的生态管护员共有17211名。为了推动牧民从生态利用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，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了生态管护公益岗位“一户一岗”机制，组织大伙展开了无死角的地毯式巡护排查工作。公桑冒险解救野狼的故事，只是生态管护员们救助



▲牧民向游客展示自己的牦牛。

▲生态管护员正在救助掉进冰窟的野生动物。

(本版图片由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提供)

▲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玛柯河林区里，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岩羊正在悠闲地活动。

野生动物的一个缩影。在杂多县昂赛乡，南迁的黑颈鹤遭猛禽攻击，翅膀受伤，生态管护员们将其接回家里，悉心照料；都兰县沟里乡，屋顶上一只雪豹被困住，急得原地打圈，幸好管护员们及时赶到，将其放归雪山……“三江源区主要保护对象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，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提升，生态功能得以巩固，水源涵养量年均增6%以上，草地覆盖率、产草量分别比10年前提高了11%、30%以上。”2020年3月，国家发改委生态成效阶段性综合评估报告正式出炉。令人欣喜的数字背后，是水草丰美、湖天一色的生态乐园新景象。

一江清水惠及四方

动物是三江源的动物，水却不仅仅是三江源的水。如今，一江清水从巍巍昆仑流向祖国各地，惠及全国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境内，雪山洁白，崖柏苍苍。澜沧江的上游——那曲河，就这样浩浩汤汤地流经这片无人打扰的桃源圣地。“这是有害垃圾，这是生活垃圾……”如果说那曲雄浑的水流声是高音，那么昂赛乡牧民的低语是低音，两者就这样交织出三江源美丽的合奏乐章。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建立以来，垃圾分类就

变成了乡民每日的功课。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好几个垃圾桶，只为了那句“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三江源”的承诺。即使是离开了生活的村子，在草原上挖虫草的牧民，也会在放牧时时刻留心脚下，把能看到的垃圾都捡回去，交给村里的垃圾收集点集中清理。昂赛乡年都村的查吾村主任有一张坚毅的国字脸和黝黑的皮肤，看着村民们变成了积极的环保使者，这个高大的藏族汉子高兴地笑出了一口白牙：“保护环境对人类的益处是不可衡量的，这必须是重中之重的事情。现在保护环境已经是村民们的一种行为习惯，经常能看到老人和小孩随手捡起草场上的垃圾。”除了发动牧民，三江源国家公园也积极探索高科技力量。早在2018年，三江源通过与科技公司的合作，建设起了一套自主智能终端操作系统。水质传感器、视频监控、无人机等技术成了监控河流的“新法宝”，配合大数据实现了“数据巡河”。有了科技助力，中华水塔更显威力。三江源每年向三条江河中下游的供水总量达600亿立方米，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地区10亿人的生活源泉。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，水污染从上游得到了遏制，长江的水一日比一日清，江豚也一日比一日常见。不少摄影爱好者架着“长枪短炮”赶来武汉，蹲守在鸚鵡洲长江大桥，只等江豚跃出水面那一刻，一按快门，“江豚与黄鹤楼同框”的精彩瞬间就成了。

三江源国家公园辛勤“治水”，换来了江豚的日益活跃。上游治理，惠及四方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河湖治理成果分外傲人，短短5年内，扎陵湖、鄂陵湖面积分别增大74.6平方公里和117.4平方公里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，湖泊数量增加到5849个，“千湖美景”，“碧波浩渺”，“琉璃千顷”都已不再是梦。

共享生态保护红利

近有当地生态得到恢复，远有清水潺潺流经全国，但迈出了体制试点第一步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却没有止步于此，转而探索起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”的新妙招。“第一次，确实很难做。”面对笔者的提问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规划财务处处长赵海霞坦言。忙碌了一天的赵处长有些疲倦，但依然很耐心地回答着笔者的问题：“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，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参考国外的经验和国内其他行业的例子，才有了特许经营制度。”赵处长提到的“特许经营制度”，是指通过合理利用现有生态资源，打造一批可吸纳就业的旅游、有机农牧等绿色产业，最终让群众共享生态保护红利的创新举措。而生活在玛多县扎陵湖乡擦泽村的牧民曲代就是第一批受益者之一。笔者联系上曲代时，这个36岁的藏族汉子还有些腼腆，每一句话结尾时都要带上一句“老师”。但随着聊天越发深入，曲代也丢掉了先前的局促，和笔者说起了“掏心窝”的话。回忆起曾经的牧民生活，曲代显然有些不快，连声音都带上了几分压抑。“就是放牧，起早贪黑，一年到头赚不到什么钱。”不过随着谈话进行了特许经营制度，曲代阴沉的情绪便一扫而空。那是2020年的6月初，草原的太阳已经很烈了，社区的工作人员冒着烈日上门找他，和他商量起了参与特许经营的生态旅游项目的事。“因为我有辆车，社区就安排我跑运输，从县城出发，一共有三条线路。我们一个车队7、8辆车，一个月能跑两三趟，一趟就能赚2000多元。”“要跑那么远，不累吗？”笔者问他。“干活都会累，但是比起那时候放牧，能多挣不少钱咧！”曲代高兴地回答。生态旅游的路线深入三江源腹地，往返需要两三天，夜间曲代会休息在线路上的其他牧民家里。在睡觉前，曲代还要举着手机到处“乱晃”一会儿，直到找到一个信号好的位置，和家里的亲人通个电话。这种跑一跑就能歇一歇的生活，让他感到满足。不过最让曲代满意的，还是那个“焕然一新”的家。曲代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参加特许经营之后，终于攒够了钱，在县城店里买下了那台看了很久的新电视。一转眼又是几趟运输跑下来，不仅电视换了，洗衣机也换了，那些老旧的电器和家具一个个“翻新了”；餐桌上的蔬菜多了，孩子和妻子的笑脸也多了。三江源的特许经营已经初见成果，澜沧江源园开展的昂赛自然体验特许经营活动，自2020年4月10日起，接待访客30批600人次，运行收入100万元。黄河源园区开展的黄河源园区生态体验特许经营活动，自2020年7月10日开始运营，2020年共接待访客7批79人次，运行收入31万元。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的成功，也吹响了各地国家公园改革的起跑哨，祁连山国家公园、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等也开始尝试特许经营。而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中国智慧，随着国家公园的全面铺开，正一步步地走向美丽中国的每一片疆土。

白山黑土铺坦途

本报记者 陆培法

里，顺利到达了项目所在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。敦白项目党支部书记马勇，回忆起当初北上的艰难历程仍历历在目。按照工期要求，项目团队要于2020年8月20日全面启动铺轨施工，2021年5月要完成铺轨任务，除去冬休时间，项目有效施工时间十分有限。“时间不等人，工期这么紧，开工就意味着大干，起步就要进入冲刺的状态。”项目经理王根成从一开始就定下了这样的目标。于是，在严寒的东北白山黑土地上，有一支来自湖北武汉的铁路军在热火朝天会战着。在东北，通常施工冬休时间为11月至次年3月，这段时间施工单位一般都停工休息。然而，为了确保工期

进度，直到12月，项目施工团队仍然奋战在零下近2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。“我们想尽了一切能用的办法，如给设备更换防冻油液、包裹上‘棉衣’、夜间间隔时间点火暖车、将铺轨机开进隧道保温……”项目经理部铺轨工区负责人李强告诉记者，虽然措施很多，但在严寒环境下，一些设备还是时常停工“闹别扭”。为此，项目部抽调精英成立了专班修理队，及时对油管爆裂、气路堵塞、油液结冻等问题进行处理，加强设备保养，确保了施工顺利推进。没有在北方施工过，就不知道极寒天气下施工条件有多恶劣。双手裸露在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中修理设

作为国家规划的“八纵八横”高铁网的组成部分，敦白高铁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，起自吉林省白山市的二道白河镇，途经安图县，止于敦化市，全长113公里，设计时速250公里。有一支来自湖北武汉的铁路军，从去年春季开始来到吉林的长白山下，顶着新冠肺炎疫情和东北严寒，创造了建设敦白高铁客运专线的业界奇迹。近日在敦化至白河高铁敦化南站铺轨现场，记者看到，随着最后一组500米长轨顺利铺到接轨点，敦白高铁轨道铺设全线贯通，目前已经进入线路静态验收、联调联试的阶段。记者在铺轨现场采访了几位来自中铁七局武汉公司的建设者。中铁七局优秀共产党员陈超介绍，去年4月3日，中铁的这个项目团队在与项目所在地政府取得联系，开好相关复工证明、做完核酸检测后，开启了逆行北上的征程。通过点对点包车的方式，组织13名武汉公司的管理人员作为先头部队乘坐大巴车，经过36小时，连续行驶2300余公

备，作业人员在没有任何遮挡的施工现场一待就是一整天，冒着冻雨天气持续施工，更棘手的还有在长达100多公里的施工战线上，作业人员的食物与饮用水补给面临困难。李强说，他们在工地用餐时，经常刚吃一半，余下的饭菜都冻成了冰坨子！据李强介绍，项目部特地在办公、住宿区安装了集中供暖设备，专门设置了烤衣房、洗衣房，以确保员工有一个舒适的办公、休息环境；发放棉靴、保暖内衣、大衣、防寒棉帽、手套、保温壶等劳保用品，从里到外让员工感受到温暖；聘请湖北、四川地区厨师，让员工吃上家乡的味道；租赁多台送饭专车。奇迹出现了。施工单位多次组织设计、监理现场踏勘，优化施工方案，快速推进工程进度，采用国内最先进的CPG500型铺轨机组，铺设一组500米长钢轨仅需90分钟，每8个小时铺轨长度保持在2公里以上！这批来自武汉的铁路军们，终于用自己的汗水，经受了疫情和严寒的考验，使敦白高铁线提前铺轨贯通。